

《群書治要 360》學習分享 蔡禮旭老師主講 （第二十八集）
2011/9/15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
檔名：55-057-0028

諸位長輩，諸位學長，大家下午好。我們接著經文看「何謂六邪」，這六邪指的是錯誤的臣子行為。這些臣子有錯誤的行為，當然是可惡的，而這是一個結果，從因上來講，第一個他是從家庭教育出來的。「忠臣出於孝子之門」，奸臣也是從小他人格沒有建立好，可能他脾氣大，可能他私心重、心術不正，這些我們從因上，家庭重要。能不能出國家的棟梁都要看家庭教育的根，包含他為官，他的領導者，以至於君父也要有教育的職責，甚至於用他的時候要用得得當。比方他的才德不夠，你讓他擔任太高的官職，一下誘惑太大，他的德行根基穩不了，可能就出事情。所以我們在用人的時候，往往都覺得用他，看把他放在哪裡發揮，只要有地方去發揮，好像人就是安排好了。事實上用人最重要的，是要考慮他的德行根基，他的家庭背景，他的整個社會的閱歷經驗，來考量他整個德才再來用他。所以用人其實也是在栽培人，這整個過程都要掌握得當。

所以《資治通鑑》講到，「治本在得人」，政治要治理得好要得到賢才，「得人在慎舉」，謹慎的推舉，「慎舉在核真」，推舉用了之後還得要考核。不能說用了他就信任他，什麼都不監督、不管理，最後出事的時候可不能怪下屬。因為他想把事情做好，但是他的德行、能力，都還需要上位者的培養護念，信任跟監督這兩點是不衝突的。所以有時候我們對理，解得不圓融，會偏掉，明明照經典說要信任他，怎麼最後還是出事？信任是信任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信任他有願心要做好事。但不代表他現在方方面面的能力都具足

，需要慎於始的提醒、護念才好。所以假如出現下屬沒有做好事情，這個時候不能一味指責。就像《孟子》給我們的教誨，「愛人不親反其仁，治人不治反其智」，我們今天帶領團體，下屬出了狀況，我們要反省自己的智慧不足，才沒有護念好一個人。所以我們這裡看六邪之前，一個為人領導者一來也要反思，這些人會變成這樣，可能上位者的護念不足。再來，這一段也是觀照我們自身，不是說我們是一個上位者就沒有習氣，所以六邪也是自我的提醒。

我們看，「一曰，安官貪祿，不務公事，與世沉浮，左右觀望，如此者具臣也」。他的行為，是安穩的安享這個官位，所帶給他的這些福報、享受，貪求這些利祿、薪資。不務公事，就不積極的、勤奮的把公家的事辦好，與世浮沉就是隨波逐流，覺得反正得過且過，能混過去就混過去，這被一些不好的社會風氣所影響。而且左右觀望，心裡面只怕這官位丟掉了，察顏觀色然後謀自己的私利，沒有做事的原則，沒有一心向公。這樣的臣，具臣就是徒具虛名，沒有盡他為臣的本分，這具臣。我們看范公的行持，覺得今天反思起來沒有盡到全力、盡到本分，當天晚上自責睡不著覺，等天一亮趕緊去為民服務，心裡才踏實。從忠臣的行持，我們看到這六邪的行為，是真的會慚愧得無地自容。

「二曰，主所言皆曰善，主所為皆曰可，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，以快主之耳目，偷合苟容，與主為樂，不顧其後害，如此者諛臣也」。第二種談到，領導者、君主所講的一切，他都附和說，講得太好了，君主所做的一切行為他都說非常可以，那等於都是諂媚、阿諛奉承。這個情況，假如他內心都是這種諂曲之心，那是心已經偏頗了，行為當然是不妥當。而也有團體，比方就像我們弘揚文化的單位，對於領導、對於講學的老師特別的恭敬，恭敬是對的，但恭敬也不可以到太過、太偏了。因為《大學》當中有說，「人之

其所畏敬而辟焉」，恭敬到我的領導、還有老師，講的話全部都是對的，那這樣的態度可能就有過了。所以聖教告訴我們「依法不依人」，要依經典，假如整個團體的氛圍就是誰說了就對，這是不妥當的。

一個領導者，底下的人假如對你所說的話，都說只要你說的都對，這個時候要很冷靜，這個風氣是不對的；應該是依經典，不能依人。而領導者假如遇到這個情況還自鳴得意，那可能就毀了這個團體。因為他會愈來愈自視甚高，不可一世，那行為可能就愈偏愈大了。我們雖有心弘揚中華文化，但這只是發願，我們的德行、智慧、能力，都需要隨著時間來積累。所以我們自身要時時感受還很不足，很不足在決策的時候當然要集思廣益，我們時時期勉自己但求無過。那決策的時候當然要慎重，當然要博覽眾長，大家好的意見要採取。所以上位者要冷靜，自己有德行的不足、智慧的不足，要形成大家敢於發表意見，敢於講真話的風氣。那下位者也不能變成一種情感，變成一個好像偶像崇拜，下位者這個心態也不妥當。我們可以尊重領導者他的一種無私的心，但不能因為尊崇到覺得他無所不能，那是決定不妥當的。

比方以我自身來講，我是一個公務員家庭出來的孩子，公務員生活也比較簡單規律，也沒有見過什麼大世面、大風大浪。我自己大學畢業之後，也從事學校教育工作，也相對單純，所以人事的歷鍊、管理的經驗，都是相當不足。這幾年也剛好有機緣處理這些管理的工作，而有同仁他們就會覺得好像我什麼都知道。這是我事後才了解，這也代表自己智慧觀察力不夠，當下屬很多事情都沒反應過來，自己就要主動去了解，怎麼會沒事？很多人說那不是要樂觀嗎？樂觀不能跟客觀衝突。什麼叫客觀？大家都剛學，又不是學了馬上變聖人，既然是剛學大部分的人習氣都還在，怎麼可能會沒有

人事狀況？假如都沒反應狀況那叫粉飾太平。所以底下沒反應狀況的時候，領導者應該主動去了解，「兼聽則明」，廣泛的了解情況。所以這都是我經驗智慧不足，很多事情發現都是已經比較嚴重的時候。這個時候我自身就覺得對不起大眾，因為我們是為大眾服務事情，事情做不好有愧於大眾的信任。

再來，也對不起這些同仁，因為他在工作當中是來積功累德的，是來歷事鍊心提升他自己的慧命。而我們的經驗智慧不足，都不能適時的引導他，適時的護念他，反而讓他心性墮落，或者在人事當中產生很多的負面情緒，那這些我們領導者都要負責任的。所以「謹慎為保家之本」，對待任何人要慎重護念，對待每件事都要充分客觀了解情況才好。所以既然客觀的了解，我們為人領導智慧、德能、經驗都還不足，閱歷不夠，這個時候要形成大家眾志成城、如切如磋的一個氛圍。而底下的同仁他們就有說到，覺得領導講的我統統都恭敬的去服從，這樣慢慢的可以從中了解到，領導者他的苦心在哪裡，他的用心在哪裡，我就學到了。我跟他說，你這個心態很好，但是不要偏到都不提意見，因為可能你考慮到的，是領導者沒考慮到的。所以服從、信任跟勸諫是不衝突的，不然這禮都有偏廢。勸諫不影響自己對領導者的恭敬跟信任，每個人都在學他又不是萬德萬能，怎麼可能會沒有考慮不周的地方？所以下屬要盡勸諫之責。

領導者聽到下屬提不同意見，他非常的欣慰，為什麼？剛好他提的是我們忽略的，我們要感他的恩，這樣我們才沒有誤到大眾的事情。您看太宗皇帝在臣子給他提對的時候，歡喜，馬上賞錦布二百疋，那是對他的鼓舞，還有對他的感恩。假如下屬提得對，自己看的角度也沒有錯，那這麼一撞擊，領導跟下屬看事情深度、廣度，不就在這探討當中都增長了嗎？所以下屬提都是好事。再來，假

如下屬提錯了？那領導不就看到他思惟有哪些偏頗之處，正好可以引導他、幫助他、提升他嗎？下屬什麼話都不講，你也不知道他的思惟狀況，那你怎麼去指導他？所以形成下屬能夠主動反應意見，這是對團體非常好的。

這裡講所言皆曰善、皆曰可，縱使是信任領導，也不可以偏到這個情況來，還是有覺得不妥的，要主動提建議。而這裡所提的，它其實是諂曲巴結，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，隱就是私底下，又打聽君主的喜好，然後進之就是投其所好，取得君主的高興、信任。又以快主之耳目，快就是帶著領導去吃喝玩樂，享受這些縱欲的快樂，來滿足君王的耳目，都是這些耳目的刺激欲望。接著還偷合苟容，這就投機苟合，隨聲附和，與主為樂，整個就是帶著君主飲酒作樂，這樣的行為。不顧其後害，都沒有顧及到君王縱欲之後，不理朝政，天下會大亂，他只看眼前，自己能不能謀到他的利益而已。如此者諛臣也，諛諛之臣。

「三曰，中實險詖，外貌小謹，巧言令色，又心疾賢，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，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，使主賞罰不當，號令不行，如此者奸臣也」。奸臣主要是第一個內心險詐，內心實在是很險詖、狡詐，但是外在的行為好像又非常謹慎。所以看人得要比較冷靜去看，所謂日久見人心，看人不能表面，或者接觸二、三天就下斷言，假如沒有確定的時候不可以隨便舉薦這個人。您看在《中庸》當中，對看人有一段話講得非常精闢，提到在一個為人臣者不能取得上位者的認同，他就不能很好的服務人民。但是得到上位者的認同，可是不能得到同仁的信任，不能得到同仁的認同。這一句話是「在下位，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也；獲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」。不信乎朋友就是同仁不能認同他，那不獲乎上，為什麼？他跟上位者能處得好，跟同仁不能團結，他的心性上有問題。他假

如是真誠，那怎麼會跟同仁不能團結？所以就看得更深入。

信乎朋友有道，跟同仁確實相處得不錯，「不順乎親」，結果對父母不順從、不孝敬，那跟朋友處得好這也是個表相，你看愈看愈深入。我們看到很多人，朋友都覺得這個人很好、很慷慨，可是對父母卻非常無禮，為什麼他能跟朋友、跟大眾處得好？那還是利出發的。他為了他的事業，對人都可以恭恭敬敬，投其所好，可是面對自己父母這馬腳就露出來。「順乎親有道，反諸身不誠，不順乎親矣」，大家都說他是孝子，可是他的內心，其實不是對父母真誠，是怕人家說他不孝，做表面做得很好，人家誤以為他是孝子，內心還怨父母，這個叫腹誹。世間人看不清楚，天地鬼神明明瞭瞭。

所以有個讀書人，有個機緣文昌帝君跟他說到，他們那個地方誰考上了。讀書人很訝異：這個人很平庸。帝君說了，他從曾祖輩就積德行善，到他這一輩要發達。讀書人又說，那我們那單位有兩個受社會大眾推崇的人，他們怎麼都沒考上？他們的學問文采都這麼好，其中有一個人家都說他是孝子。後來帝君講，他的內心是怨父母，這叫腹誹，福報都折掉。另外一個是辯才很好，但是說話苛刻傷害人，造的口業已經積累了二千四百七十多條，假如再繼續滿三千，他的後代子孫統統要淪為乞丐的命了。真的，修身得從心地下手，從起心動念下手。剛剛《中庸》這一段，要從真誠心去孝父母，而「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」，也不行，他很真誠孝順父母，可是他是非不清楚，最後做錯事，那最傷心的還是他父母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裡面講到的，善有真善、有假善、有是善、有非善、有端有曲、有陰有陽、有大有小、有難有易，這些都需要深入學習，就能判斷善惡是非。因為有個例子，有個孝子母親生病沒有醫藥費，他跑去搶劫，最後的結局當然是非常可悲的。

這裡提到在心性上險詐，反而外在行為很謹慎，而且他巧言令色，其實巧言的話，都是把話說得很好聽。判斷一個人，應該看他所言所行，都不離道德仁義；令色就是表情都裝得很好，內心嫉妒心很強，嫉妒賢人。而對於所要舉薦的人，都是只講他的好，隱瞞他的惡；對所要排斥、罷黜的人，都是張揚他的過，藏匿他的優點、美善。這樣人主就判斷偏頗掉，所以使主賞罰就不當，號令就不行，這些政令就不能很好的推行。因為他這講話都偏頗，反應上來的情況就不準確，最後這個角色也會錯誤，這樣是奸臣也。

第四「智足以飾非，辯足以行說，內離骨肉之親，外妒亂朝廷，如此者讒臣也」。他這個智就是小聰明，可以掩蓋他的過錯，他的辯才可以遊說大家認同他。而對內，因為他太會講話，太會掩飾飾非，造成君王家裡這些貴族，都發生骨肉背離的情況。因為他可能太會講話，兩舌挑撥是非，就造成這個現象。而對外，因為他會妒嫉賢才，就排斥這些賢德之人，整個朝廷就會混亂，這叫讒臣也。

「五曰，專權擅勢，以為輕重，私門成黨，以富其家，擅矯主命，以自顯貴，如此者賊臣也」。這些行為就賊害整個國家，他跋扈專權、把持國事，讓自己的地位、權勢可以權衡整個朝政，都在他的控制之下，等於是一手遮天這種情況，那這樣是非輕重就被他扭曲，好像變他說了算。結黨營私、搜刮民財讓自己的家族富貴、富有，假藉君主的命令，來使自己愈來愈顯貴，這是賊臣。那這君王用這樣的臣子，他一定是偏信則暗才會這樣。

「六曰，諂主以邪，墜主於不義，朋黨比周以蔽主明，使白黑無別，是非無聞，使主惡布於境內，聞於四鄰，如此者亡國之臣也」。一開始講到，用邪惡的說法來諂媚君王，然後陷君主於不義。其實受到君主、領導者的重用，應該是要報知遇之恩，結果反而做

出來的行為讓團體、讓國家混亂，這真是大過，陷主於不義。而且又結黨營私，這些朋黨都相互配合，讓君主沒有辦法看清事情，都是受蒙蔽。造成很多事情黑白分辨不出來，是非不當，君主的惡名傳遍整個國家的內外，這樣的行為是亡國之臣。這裡是講到了整個六邪的狀況。接著講到，「賢臣處六正之道，不行六邪之術」，賢德的臣子都是按照這六正的道理來立身處世，絕不做出六邪的這些行為、這些方法。因為遵照六正，能夠「上安而下治」，君主很安心、很放心，老百姓也治理得很好。「生則見樂，死則見思，此人臣之術也」。他在世的時候得到人民的肯定美名，去世之後老百姓非常懷念、思念他，這也等於是留名於世間，這樣才是為人臣的道理，為人臣的一個正道。這是我們提的六正跟六邪。

我們這個部分，「臣術」當中的「盡忠」，而盡忠在態度上，我們要懂得服從，懂得愛護、服務好人民，服務好他人，要常常懂得團結整個同仁，這些都是盡忠具體的表現。而這忠心是時時能保持，念念不忘。我們看第六十五句，就把忠臣這一分心表露得非常清楚，我們看第六十五句，在第二冊二百一十四頁。我們一起來讀一下：

【子曰。君子之事上也。進思盡忠。退思補過。將順其美。匡救其惡。故上下能相親也。】

有德的君子他事奉他的君王，『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』，而這個進退從他在朝為官，「進」就在朝廷的時候能盡心盡力輔佐君王。「退思補過」，他回到家退朝了還在推敲，還在盡力去謀劃國家的一些重要的事情。或者皇上、君王有哪些不妥的地方，他想著如何來善巧的規勸，這個都退思補過。進退也有延伸到，比方在朝廷為官是進，是「盡忠」；被貶官了，離開朝廷退思補過。我們看范公是「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」。所以進

退也有可能是在朝，或者在地方為官，不在君王身邊，也是想著退思補過。沒在身邊，還是發現君王有過錯的，也要勸諫上奏，奏書。補過當中也有自身在事奉君王過程中，在進退是不是有不妥當的地方，自己也盡心的來反省。有可能我們雖然勸諫領導道理都講得很正確，但是在態度上語氣太強烈、太強勢，甚至自己有動怒，那上位者他感受到的是情緒，他就不容易接受我們的話。所以這也要非常冷靜的來觀照自己的心態，這也是補過的部分。

再延伸開來，甚至於是像姜太公當時候商朝末年，紂王不能接受大臣的勸諫，這服務國家的時機就不成熟，所以太公在渭水釣魚，其實也是等待時機，等待明主，這些聖賢人時機不成熟他也不攀求。這裡我們看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」，也就是念念都想著如何為國家、為國君著想。『將順其美』，對於君王的優點、正確的思想觀念給予促成，給予發揚；『匡救其惡』，對於他的缺點、過失要趕緊幫他匡正。而這一分心時時都體現在與君王的相處，君王感覺到了，也會非常感恩這樣的臣子。我們看太宗皇帝多次在面對大眾群臣的時候，都會說到，他貞觀之治的功業，他感激魏大人的幫忙，您看那種君臣之間的相知相惜。所以上下能相親，最重要的就君臣是同心同德在為國為民，同心了能夠相親相愛。

而這一段在《孝經》裡面，是引《詩經》的話做結尾，「心乎愛矣，遐不謂矣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」。內心時時不改這分真誠、這分忠誠，哪怕離君王很遠，這個心都沒有絲毫的改變。所以孝子思念父母如此，忠臣輔佐君王亦如此，所謂「移孝作忠」，這是盡忠的存心。而假如是在地方為父母官，那盡忠就是表現在盡心盡力愛護老百姓，把政治辦好。愛護老百姓更重要的，就是要把他教育好，老百姓有道德，他的家庭幸福，社會就安定。所以為父母官者，要把教化人民擺在第一位。我們看清朝陳弘謀先生他走過十幾

個省，都留下好名聲，其中他在江西為官的時候重視教化。後來他去世過了一百多年，又去了另外一個官員，這個官員非常震撼，陳弘謀先生一百多年前，給老百姓的教育，在一百多年之後，還深深影響著當地的人民。所以《禮記·學記》講的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

在隋朝時候，有一個官員叫梁彥光，他到相州為刺史，那個地方的人心比較險惡、比較苛刻。當我們為官者、為上位者，看到底下的人是這個狀況，我們不只不能指責，反而還非常憐惜，因為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他們現在居然偏頗成這個樣子，這樣的人生是非常可悲的，不只不能指責，反而要進一步愛護、幫助下面的人。所以梁彥光看到這個情況，趕緊請到很多有學問的大儒設立學校，來教化老百姓，非聖賢之書不在當地流傳，這保護老百姓的思想觀念。經過一段時間，整個風俗就轉變成重視禮義廉恥，重視道德，所以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。其中有一個老百姓叫焦通，他不孝父母，他的堂兄弟就舉發他，說他不孝請官府治罪。結果梁大人沒有馬上治他的罪，因為不教而殺謂之虐，還沒有教育他就處罰他，這就變成苛虐了。

把他帶到孔子廟，孔子廟當中有韓伯俞孝行的一幅圖畫，是他的母親打他，因為打得不痛，伯俞就痛哭。從小到大，母親處罰他從來沒有流過淚，可是這一次居然痛哭，母親也很詫異：你從來不哭，怎麼今天這麼傷心流淚？伯愈告訴母親，以前打都感覺到很痛，今天感覺不到痛，代表母親力量小了，身體弱了。所以兒子想到母親年老，體力比較衰，一想到這裡就難過，不知道還有多少歲月，可以盡心奉養老母親。梁大人用這一幅畫，把這個故事給焦通娓娓道來，講的過程，焦通也懺悔、也反省，最後痛改前非也成為當地的善人。所以愛民，進一步教化人民，讓這個地方的老百姓，人

心都得到聖賢的教育，這個影響的，可能是這一地方好幾代的人。

我們接著看第六十六句，進入另外一個單元，是為人臣要盡到「勸諫」的本分，這六十六句我們稍有調整，是在第九冊的一千二百一十二頁。在《群書治要》當中有提到，「為君難，為臣不易」，這為人臣子也是不容易的，比方說勸諫這也要相當的智慧、相當的勇氣。臣子之難在哪裡？我們先看，這一千二百一十二頁的中間部分，有提到「人臣之患」，人臣的禍患，他的憂患，「常立於兩罪之間」，臣子他的罪常常都是在這兩罪當中。哪兩罪？接著說了，「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，罪也」。他在位卻沒有盡心遵守忠直之道，沒有盡心盡力，該講的、勸諫的時候又沒有勸，這樣是罪過，這等於是尸位素餐，這是罪過。

接著，「盡忠直之道焉，則必矯上拂下，罪也」。而他盡了忠直的為臣之道，那必然會，矯上就是要糾正君上，好的君主能接受；君主修養不夠，可能就怪罪於他，可能就把他貶官。而拂下，你都是大公無私，很可能這些既得利益者就會跟你對立，就會找你麻煩。尤其這個大臣，他底下很多各部會的官員，你非常正直，底下要謀私利，你就把他私利給擋住，這個時候可能他們就會借題發揮來陷害毀謗。而當下都須謹慎一言一行，才不至於遭到這些誣陷，所以謹慎也很重要。罪也，因為盡忠直之道必然會招來君王，甚至於是同僚之間的責難、責怪，但這個也必須承受。所以孔子《論語》一開始就說，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」。在五倫關係當中，為父母好，為孩子好，為另一半好，為君王好，為朋友好，有時候對方不能理解反而誤解、指責你，這個時候也能包容。

「有罪之罪，邪臣由之」，因為沒盡本分、沒有守忠直之道，那當然這是罪過，這是邪臣自己招感來的罪惡，他不明做人的本分。「無罪之罪，忠臣致之」，因為盡忠直之道，反而招來罪責、責

難，這本身是無罪的，不只是無罪，是值得推崇的忠心，但還是招感來這些罪責，那忠臣還是得要承受。尤其我們在這個時代，真正大公無私去做事，也很難不得罪人。這個時候也不能因為怕人情，而耽擱了大眾公家的事情。我們的內心對任何人不產生對立，不產生衝突，但是決定不以人情做公家的事情。縱使招來這些責難，我們用真誠、慈悲慢慢把它這個緣化掉，這個不擔心，日久見人心。所以這一段提到人臣的罪過，是不盡忠直之道就有罪。人臣不是全心全意做事就是盡到忠，是所有的本分都要能做好才是盡忠。比方我們今天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，從早忙到晚，自己的內心也覺得對團體、對領導很忠誠。但我們身為一個部門的負責人，栽培人才也是我們的本分，假如忙到最後，都在事相當中忙，忽略了栽培團體的人才，這個盡忠也不圓滿。

而且一個領導者應該是多培養下屬，多冷靜規劃整個未來的事情，多授權工作給下屬讓他成長。我們什麼事都自己攬，自己忙得要死，下屬沒得做，他也會手足無措，他不知道幹什麼，漸漸的覺得你忽視他，不尊重他，反而底下的人產生怨了，所以這些事理也都要明理。不然自己做得身心都很疲累，反而下屬不認同，領導不認同，這就犯了《弟子規》講的，「但力行，不學文」，就是憑著自己的意思拼命幹、拼命幹，「任己見，昧理真」。所以當我們在團體、在家庭當中盡心盡力付出，最後感來還是很多的不認同，這個時候還得從經典當中，去找到問題的癥結。

接下來這一段文，也是更具體點出來，沒有盡忠直之道的情況。我們看到下面講的「人臣有三罪」，為人臣有三個罪行，「一曰導，二曰阿失，三曰尸寵。以非先上，謂之導；從上之非，謂之阿；見非不言，謂之尸。導臣誅，阿臣刑，尸臣絀」。人臣的三個罪行，第一個，是用錯誤的思想引導君王為非；第二個情況，是對君

王的過失沒有指正，反而還附和，阿諛奉承他，錯了還說對；第三尸寵，因為貪戀君王的寵愛，有過失也不敢直言，怕失去了這個寵愛。接著講以非先上，謂之導，這個非就錯誤的思想來誤導君王。從上之非，上位者錯了還附和他，君王就更不知錯在哪，就一錯再錯。見非不言，謂之尸，看到錯誤反而沉默不語，尸是尸位素餐，沒有盡勸諫之責。

導臣誅，把君王的思想觀念引導錯誤，這對國家的危害太大了，這樣的臣應該誅殺；阿臣刑，這些阿諛奉承的臣子應該要降罪、要處罰；尸臣絀，尸位素餐不盡本分的這要罷黜，不能讓他當官。這一段文，讓我們了解到，親有過要諫使更，這是本分。《孝經》當中講的，「天子有爭臣七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天下；諸侯有爭臣五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國；大夫有爭臣三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家」。所以勸諫重要，而勸諫還有智慧的不同，還有時機點的不同。我們接著來看「勸諫」當中，還有三個不同的方法，就在同一頁我們看倒數第四行，「忠有三術」。這一段我們一起來念一下：

【忠有三術。一曰防。二曰救。三曰戒。先其未然。謂之防也。發而進諫。謂之救也。行而責之。謂之戒也。防為上。救次之。戒為下。】

盡忠心來「勸諫」，有三種方法、三種情況，第一種是預防，就事情還沒有造成，就懂得制止了，把這個事情就化解掉了；『二曰救』，就是事情剛發生趕緊補救；『三曰戒』，這「戒」就已經造成錯誤了，再就這件事來引以為戒提醒君王。『先其未然，謂之防』，防範於未然，這叫「防」；『發而進諫』，發生了趕緊勸諫，這是「救」；『行而責之』，已經形成、造成，以這個事情來批評、提醒，這是「戒」。防它是上策，『救次之』是中策，『戒』下策，這個事情往往發生之後，我們才來提醒，就比較晚了，所以

俗話常講說不要常常放馬後炮。那當然要能達到時時都能防，見微知著，洞察機先，防微杜漸，這個要有相當的智慧跟閱歷。常常讀歷史，長見識，我們在深入這些歷史故事，都感覺好像現在發生的事，其實幾千年歷史裡面都有，都可以引以為借鑑。

比方我們看這個怎麼樣預防？在一千一百五十六頁，也是在第九冊就有一個事例。這個事例很多經書上面都有，我們也比較熟悉這個故事。我們看第六行講到的，這就防微杜漸的實例，「淳于髡至鄰家」，淳于髡先生剛好到鄰居家。「見其灶突之直，而積薪在旁」，看到鄰居家的灶，它煙囪的煙管太直了，沒有彎曲，而且這些薪材、薪火又只放在旁邊而已。他看到這種情況，「曰此且有火災」，這樣很可能會發生火災。因為那個煙囪直，火勢燒得大，有時候火星會噴出去，一噴出去，柴火又在旁邊就很容易燃起來。做彎曲了之後，星火一彎曲就撞，撞了之後它就沒噴出去。聽說彎曲還有一個好處，下雨的時候不會淋到裡面去，所以古人在建這些建築物都有他的道理。所以他這麼一判斷，「即教使更為曲突，而徙遠其薪」，趕緊勸他煙囪要做彎曲，這些柴火要搬遠一點，就不會造成火災。

「灶家不聽」，他鄰居不聽他說的，「後災火果及積薪」，果然火苗真的噴到了柴火上就燒起來了，「而燔其屋」，造成火災了。「鄰里並救擊」，這鄰里鄉黨都出來救火，「及滅止而亨羊具酒，以勞謝救火者。曲突遠薪，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」。火撲滅以後，主人就很感激這些救火的人，趕緊辦酒席、上好菜慰勞他們；反而勸他曲突遠薪的淳于髡，他都不叫他來吃。這個心態很有意思，明明人家都警告了，都講對了，現在發生了，你不只不感謝他，連叫他都不叫他來吃。所以人有時候什麼很害自己？就是這個面子，人家講對了：我多沒面子，反而都有可能不理人家。比方在團體裡

面，人家同事事先已經警告你，就真的發生了，你不只不感謝人家的提醒，看到他還避著他。所以修身不放下這個面子，一定得不到身邊人的護念、勸告，鐵定智慧很難增長。

所以就有比較有智慧的人觀察到，「智者譏之云」，有智的人就譏諷他，當然譏諷也是為他好，提醒他。「教人曲突遠薪，固無恩澤」，人家教你曲突遠薪，好像看起來沒有直接對你有什麼恩。而焦頭爛額去救火弄得灰頭土臉的，「反為上客」，你把他當作上賓。這樣的對待，「蓋傷其賤本而貴末」，這他就感嘆到，都是人忽略了做事的本在哪裡，本應該是預防，而不是事後在那救，在那救其實也燒了不少東西了。看重問題出現以後的處理，反而覺得這些人特別有功勞，這個對事的見地就很淺，看的都是眼前之利而已，所以也是感嘆人現在本末分不清。「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」，就是說到，不只是曲突徙薪可以除火災，把這個道理延伸到方方面面，到治國、到治病都是這樣的。

「而人病國亂，亦皆如斯，是故良醫醫其未發，而明君絕其本謀，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，而勤於攻擊已成，謀臣稀賞，而鬥士常榮」。這裡提到，良醫應該是醫未病，病還沒有形成他就把它給治好了，給預防了。而真正聖明的君主，應該是從根本上杜絕動亂；動亂形成好長一段時間，人心都還沒有偏頗，你就把他教育好，哪有後面的動亂！所以後世反而忽略了防微杜漸的重要，都覺得禍患形成，帶兵去平亂，那個將軍功勞最大。反而那些事先就已經提出來防微杜漸的，這些有智慧的臣子統統沒有被獎賞，所以叫謀臣稀賞，鬥士常榮。「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」，人現在看待事情，它的本末輕重都看不清楚。「察淳于髡之預言，可以無不通」，從這個例子當中，我們觀察這個世間各行各業、種種事相，都能理解到要防微杜漸，才是處理事情更好的一個見地跟方法。「此見微之類也

」，這是能夠見微、防微杜漸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這裡剛剛也講到，「良醫醫其未發」，在戰國時代也有這樣實際的例子，提到有一個很有名的醫生叫扁鵲。當時候魏文侯請教扁鵲，你們家三個兄弟都是醫生，誰的醫術比較高？扁鵲當時候已經是享有盛名。但是他說他們三兄弟，他的大哥的醫術最高，為什麼？他大哥在病還沒有形成的時候，就把它醫除了、醫好了，所以他的名氣不出病家的門。他的二哥在這病才形成一點徵兆，他就趕緊把它治好了，所以他的名氣不出鄰里。而他自己治的都是病比較嚴重的，有時候還要開刀、要開藥，藥帶三分毒，其實那個時候再處理，都已經算是比較晚、比較後了。因為都是病得很嚴重，然後我治療有改善，特別明顯，所以我的名氣在很多諸侯國當中都知道。從扁鵲這一段話，我們可以感覺得到，其實最高的方法，應該是懂得防微杜漸。一個臣子他的勸諫，都能在事情沒有發生之前，沒有嚴重之前，就能夠給領導者很好的規勸導正過來，這都是防患於未然，這對團體、國家的益處就相當相當的大。我們期許自己能做這樣的臣子，也需要不斷的，在自己的智慧、在自己的閱歷當中來積累。好，那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這裡。